

# 台灣大罷免開票夜：六個現場，一場失敗中的政治成長

台灣大罷免第一波24席國民黨立委全數未過，國會僵局未解；從台北到東京，記錄六個現場中，那些留下來的。



2025 7 26

/

【編者按】7月26日，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「大罷免」首波投票登場，24位國民黨立委全數挺過，無人遭罷免成功。

端傳媒的開票報導團隊走訪六個現場，從台北到東京，記錄那些低迷、沉默卻又在瞬間沸騰的現場情緒。挺罷的一方，如何在結果出爐後錯愕、不解，甚至無言以對？又是如何選擇不放棄，持續行動？國會仍懸而未決，變局尚未展開，但這一夜，罷免的餘燄仍在燃燒——我們記下了它。

## 台北，濟南路，罷團聯合開票現場

下午四點，台北立法院濟南路一旁，由反共護台志工聯盟主辦的大罷免開票晚會，大罷免票匭開啟，正以秒數開票中，現場舞台上大螢幕播放的是關於台灣黨外運動的紀錄短片《黨外小史影片》。舞台下的民眾，手機橫放看著電視台的開票直播，一段時間內，舞台下不太有其他聲音，僅有新聞記者在現場連線報導，以及舞台上紀錄片的句句口白。

這部影片，講述台灣從戒嚴、解嚴再到民主化過程中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。台下，焦慮的罷免支持者不斷切換手機上的電視台頻道，將不同立場的電視台開票數一台台看過，唯一相同的，是開票後「不同意罷免」得票數一直取得領先的現況。

紀錄片結束，參與紀錄片製作的學者周婉窈上台發表演說，提及台灣黨外運動、民主前輩。鏡頭切到新聞台的開票直播畫面，支持者抬起頭來，看著大螢幕上「同意罷免」與「不同意罷免」的票數數字跳動，每更新一次票數，支持者的焦慮仿佛更加深一個刻度。

在24個立委選區及新竹市長高虹安的票數競逐下，同意罷免的票數偶有追上、緊咬，進而瞬間反超的時刻，人們看著大螢幕更新的數字，在人群中傳出幾陣驚呼，手指向螢幕向旁人提醒哪位國民黨立委有機會。只是那樣的「反超」只出現在幾個瞬間。隨後，些微的領先優勢再被扭轉，一切回到開票時的氣勢，票數差距也越拉越遠。



| 2025 7 26

/

先是不同意罷免票達到三位數。再來，是四位數。領先幅度，從個位數、十位數再到百位數。同意罷免的票數偶有突發猛進，大量的支持者票數開出，一次性地海灌而入。追趕的步伐加大了，但也追不上領先的距離。輸一千票、輸三千票，直到罷免的公民團體出面宣布失敗，直到國民黨立委現身媒體鏡頭，對支持者提出感謝、感謝國會同事「完封」對手。

7月26日，第一波的大罷免投票結果，24名國民黨立委與高虹安保住職位。沒有任何一席遭到撼動，朝大野小的國會僵局，顯然將是未來三年將延續的「維持現狀」。

傍晚五點半，國民黨立委王鴻薇現身宣布挺過罷免。現場響起打氣的聲響，「台灣加油！」「台灣人加油！」的口號迴盪在這個去年5月青鳥運動起點的街道，面對落後並未放棄，持續喊話8月23日的第二波罷免投票要一次奪下七席的罷免名單。「好！」原先頹靡的街道，再次振奮起熱情，情緒又沸騰了起來。

六點，舞台上連番上陣多名講者，有罷團志工、自詡「志工三號」的聯電創辦人曹興誠……等人，台下支持者零散地起身往反方向離去。

阿水告訴我，開票結果讓他感到吃驚。他認為，從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綠轉藍的選區中，預計可能會有12到14席會通過罷免。「再加上一些仇恨值特別高的立委，像徐巧芯、王鴻薇跟葉元之，」在他眼中，特別是這幾位，沒有道理不過。



| 2025 7 26

/

然而從開票一開始，阿水就感覺情況不對勁。「在家中看電視時票數還只是二、三位數，但已經全面落後。」他決定去到現場，短短十幾分鐘的車程中，情況變得更加明朗，結果與他的預期相差甚遠。

阿水試著釐清問題出在哪裡。他認為，2010年開始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漸漸趨於緊密，後來包括抖音等社交平台，都是演算法主導性極高的軟體，「人們越來越難接觸到不同觀點的資訊，也很難知道自己在平台上看到的內容到底是什麼。」

「民進黨的支持度維持在現狀很久了，」他也說綠營的支持板塊沒看到太多的成長，這可能是演算法造成的結果，但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僵局，他說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「中國政府一定會以這個結果宣稱『台灣人不反共了』。」他認為，罷免團體一直主打的就是「反共」議題，但如今卻反超完封。他說不知道民進黨會如何承擔政治責任，是否需要有人下台負責。

對台灣社會如何理解這樣的結果，他認為最終仍是回歸每個人的政治立場，「不支持民進黨的會歸咎於民進黨的政策問題，支持綠營的人，則會持續困惑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搞不清楚對中國的態度問題。」



42歲的楷也對這樣的結果感到不解。在他的預估中，至少會有十席國民黨立委被罷免，「起碼也要六到十席，完全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。」

他分析自己「誤判」的原因，或許是結構性的因素。他說，很多有投票權的人不住北部，住北部的很多又沒有投票權，他自己的親姐戶籍在南部，也特地北上參加罷免團體舉辦的護台大遶境活動，但她最終卻無法投票。

楷也說，「同溫層效應」也是讓他對結果感到錯愕的原因。他居住跟工作的地方，雖然屬於國民黨的大本營，但身邊的同事、眼裡看的社群媒體，都是與他同立場的言談與貼文。他說自己被同溫層影響了，這是很嚴重的偏差。

他說現在只想罵髒話。沒有其他更能夠表達他情緒的形容詞了。對接下來的國會生態，他很難想像還能怎樣發展，狀況還能壞到什麼程度，「體制內已無解法，藍白一定會更加囂張。」

他一度感覺到希望，社群媒體上滿滿的樂觀氣氛，但最後仍敗給地方的選民結構，他認為對方有成功催出基本盤。

「我其實覺得反罷團體把國民黨立委紅統化是失焦的做法。」楷告訴我，他心裡一直隱隱感覺更適合的打法，是要告訴選民這些國民黨立委不適任的言行，「一旦焦點放在『反共』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，最後就是走向政黨對決。」楷不認同要將罷免與統獨直接劃上等號，「對政治冷漠的人這一點幫助也沒有。」



17歲的高中女生Y因為家中政治立場的差異，特地來到開票現場與志同道合的人聚集。她來自偏藍的家庭，在家中無法自由表達政治立場，所以選擇來到現場尋求認同和支持。

對於今天全軍覆沒的結果，Y感到相當難過。她在大安區參與志工活動，親眼看到這樣的結果讓她很失望。雖然原本希望越多席次通過越好，但完全沒想到會一席都沒有成功。

Y的政治覺醒始於小學三、四年級的同婚公投時期。當時她喜歡的藝人是同性戀並公開發聲支持同婚，而家中對這個議題沒有特別表態，讓她從小就不覺得同婚是不好的事情。這成為她開始關心政治的契機。後來反送中事件讓她更意識到中共政權的問題，從那時起更積極關注政治議題，一直參與到去年的青鳥行動。

儘管身邊朋友都政治冷感，Y仍會在社群媒體發布相關動態和貼文。她提到有朋友因為她的影響開始關注政治議題，雖然立場不同，但她認為讓更多人願意討論和了解事件真相，就能讓台灣民主更

加成熟。這是她身為高中生能夠做到的事情。

Y住在北投區，但希望大安區的羅智強能夠被罷免成功，她認為前一次大選敗北的苗博雅更適合擔任立委。為此，她週末都會從北投搭車超過半小時到大安區幫忙舉牌等志工活動，但也遇到反罷方惡言相向，「你們領民進黨多少錢？」「大罷免，大失敗啦！」這些冷嘲熱諷，一句句朝著Y而去，但她並不在意。

她告訴我，作為高中生，她明白自己的力量很微小，但會透過持續的關注和參與，為台灣民主盡一份心力。



2025 7 26

/

一名留著長髮的男性向記者遞上啤酒，「在工作嗎？能喝點酒嗎？」身為釀酒師的威爾森已37歲，11年前，這個街頭是他熟悉的地方，11年後，他再度回到太陽花運動的起點。

他說，連署過程他無法前去擔任志工，但透過來現場發放酒水，這是他在炎熱的現場可以為這場公民運動作出貢獻的方式。

威爾森的政治覺醒始於更早期的公民運動，特別是洪仲丘事件時期，比太陽花學運還要早。他回憶起馬英九執政時期的絕望感，當時國民黨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權，即使社會有不同聲音，甚至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也曾提出質疑，但像服貿協議這樣的法案仍在高度爭議的情況下通過。他認為那時候的絕望感比現在更深。

作為1980年出生的世代，威爾森經歷了22K（編按：月薪台幣2.2萬元）薪資政策的衝擊。大學畢業後，他選擇到澳洲打工度假一年來逃避當時台灣惡劣的就業環境。「那個年代老闆都會說『不爽不要做，後面一堆人等著做』，大學生出社會領不到三萬塊薪水是常態。」

對於罷免結果，威爾森坦言完全出乎意料。他原本預估至少有四席以上會通過，因為看到許多海外台灣人放棄旅遊計畫，訂了昂貴的暑假機票回台灣投票。他觀察到，罷免團體從韓流開始，即使在炎熱夏天也有人穿著恐龍裝在街頭舉牌，每個紅綠燈都能看到志工身影，公民運動的能量看起來非常龐大。

「是我們努力不夠，沒有跟中間選民做足溝通。」面對失敗的結果，威爾森告訴我還是要看遠一些。他說，公民運動不是一蹴可幾，台灣民主前輩抗爭了數十年才把國民黨拉下來，這個動能和能量已經生根發芽。即使這次選舉結果不如預期，但種子已經種下，需要更努力去說服身邊不同意見的人。

今晚的「大敗」，對他來說已經無關宏旨。在他的計畫中，不管是罷免成功或失敗，「我都打算大醉一場、大哭一場，只是我希望還是能夠贏。」



2025 7 26

/

## 台北，榮星花園，王鴻薇罷團開票現場

在台北市中山區行仁里的榮星花園，是中山區附近占地約6.5公頃的民營花園，許多民眾平日會在此散步，運動，遛狗，這也是罷免國民黨立委王鴻薇團隊「山除薇害」的開票日場地。

26日午後不久，志工們便在榮星花園裡一處講台忙碌著：現場有三面大螢幕，幾張長桌，志工們忙著架設器具、運送瓶裝水、確認流程、檢查開票軟硬體，以確保集會能順利進行。

「山除薇害」團隊在過去一年多來，以強力的志工陸戰掃街、文宣影片製作，備受媒體關注。近期的一則影音，便整理了王鴻薇過去多次登上中國央視的統戰節目《海峽兩岸》內容，也成為幾位該區選民接受採訪時，表態投下「同意罷免」票最關鍵的原因之一。

陸戰隊隊長卡羅，過去曾多次接受不同媒體採訪。走來一年多的時間，她留職停薪，從原先的紡織業員工，全力投入罷免行動。



儘管這次王鴻薇最後以同意票81131、不同意票90615挺過罷免，但卡羅說道，這次大罷免，依然有著民主意識、民主素質的深化的效果。「都是各行各業的人，爸爸媽媽，學生阿公阿嬤都有，工程生、網紅、醫生、護理師等等，各行各業都有。這也是跟太陽花世代已經學生與菁英為首的時代不同。」

這些志工的掃街、文宣發放、解釋法案內容，也讓這場罷團的行動，更像是一次由素人發起，深層的跨黨派、跨世代溝通嘗試。卡羅分享，所謂的翻轉，不代表綠大於藍，但越來越多人願意向他們表態，足以印證民眾是感受得到的：

「我們在北松山跑的時候，很多深藍家庭，都是空軍眷村，有人自己拿著牌子，寫我是外省二代，我支持罷免，他們戴著口罩，可能還不敢露臉，但願意出來說我反共。也有阿姨已經七十幾歲了，告訴我們說，自己去年投給王鴻薇，但覺得被騙了。」

卡羅提到，在北松山的（深藍）「本命區」，如鵬程里、自強里、龍田里掃街宣講時，一開始也受到不少攻擊，但後來加入了王鴻薇跟王滬寧握手的照片、還有兩蔣反共的內容，做成文宣的一部分，開始得到一些回應。

「也有爺爺看我們的布條，問說，投同意的話，就是反共嗎？這其實是個對話的機會。」卡羅說：「這些人確實在鬆動。但也有人遠遠看著我們的布條、手舉牌，會看很久，但最後選擇離開。當然他們平常看的媒體可能沒有提供這些資訊，但他們還是受到了很大的衝擊。」

她認為，這次的罷免並不是藍綠對決，而是關乎人們面對中共時所作出的價值判斷。

另一名志工，是30多歲的安安，身為科技業的PM，一邊兼顧忙碌的上班族生活，一邊投入街掃的陸戰行動。



安安說，去年5月，當民進黨立委沈伯洋在立院衝突時遭國民黨立委推下台受傷，她便決定投入青島運動，也成為最早參與王鴻薇罷團的成員之一。

「我住在中山已經很多年了，但我家在桃園深藍的選區。因為家裡深藍，不太方便在家真正『出櫃』。家裡其實也不知道我參與罷免，我今天也沒告訴家人我回家投票，就早上回去投票、不進家門，怕被鄰居爸媽看到。」下午回到榮星花園支援活動。

「我自己在這附近住很久了，也開始看附近的房子，想到以後如果變成這裡的居民，不想要未來繼續是這個樣子。」

在採訪時，已經陸續開票。不同意罷免的票數一路領先，現場氣氛也相對低迷。安安說：「知道票數有點崩潰，但是我們的支持者、台灣人，都不會放棄，我們可能要更努力，但我們不會放棄，也不會因此對台灣失望。對台灣失望的話，最後得利的，就是那些想要把台灣賣掉的人而已。」

「這次的結束，我當然會先休息、過自己的生活，但是在823之前，還是會去新北『拔蘿蔔』（註：國民黨立委羅明才罷免團體）那邊，因為那也是個艱困選區，我也希望他們不要因此放棄。」

下午五點半左右，票數早已過投票門檻，不同意票九千票已拉開差距領先，王鴻薇自行宣布罷免案不通過。在正式聲明中，王鴻薇率先感謝選民，同時也將本次罷免投票的責任歸咎於民進黨的「政治鬥爭」：「今天的結果，相信國人已做出選擇，賴清德欠全體國人一個道歉。民進黨也欠整個社會一個交代。」

5點40分，罷團志工開放媒體聯訪，面對罷免案不通過，不少志工現場落淚。「山除薇害」發言人阿美說：「我知道很多志工或許很失落、很失望，畢竟很多志工是辭去自己的工作，全心全意投入罷免，甚至留職停薪。我非常鼓勵大家，有情緒就宣洩出來，我不會告訴大家不要哭。但是呢？最重要的是，我們絕對不能夠氣餒，因為為台灣民主奮鬥的這條路上，本來就不會只有這一年要這麼努力。」「身為台灣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，可是我很喜歡當台灣人。」



2025 7 26

/

六十多歲的T大哥，從事製造業，已年屆退休，身為罷團志工，當日他依然穿著協助民眾連署時的背心上街，他說自己過去只是個政治關心者，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參與公民運動。

「太陽花那時候，我的財務不像現在寬裕，只有晚上下班，我跟我太太會一起去看那些（在街頭）睡覺的孩子。青鳥我也沒有參加。但今年農曆過年，剛好沒有什麼規劃，我就去報名參加志工，過年那段休假期間，我可以跑腿，舉牌，做任何事情都好。」

參與協助聯署、掃街、場佈，作為第一次參加公民運動的長輩，他表示自己驚訝的事情在於，儘管大家都是政治素人，但協調性與修正性都很高——發現桌子會晃不好用，就有人搬著桌子到各連署區一張張更換。發現人流動線不順暢，就每次快速修正。

「我從十幾歲開始打工，到出社會上班，現在準備退休，從來沒看過這麼多優秀、在不同領域的人，兩三百個願意聚在這裡，還把自己放的非常非常小，只要沒做好什麼事情，後面的能夠立刻就接上去、就改善。」

在榮星花園集會結束前，現場人數已約有四五百人。有年輕夫妻帶著幼童在現場一邊看開票，亦有不少長輩前往觀看開票。

七十多歲的黃先生與朋友下午活動一開始，就到了榮星花園集合。他說，自己跟朋友早上七點半，投票所還沒開門，就在等著投票。剛剛在附近運動，時間到了，就順道過來看看。

「出來想投罷免的原因，是因為做民意代表要有良心。」他提到，中山區的選民結構通常藍大於綠，但是他投票的原因，是在於看到現任立委的種種不適任行為、以及傾向中共的行動。



2025 7 26

/

另一位民眾林小姐也在現場看開票，她表示，自己認為王鴻薇不適任的原因在於，「才剛選上議員，說自己不會補選，結果就來補選立委。後來又看到她跟中共有關係，常常上紅媒，海峽兩岸。我覺得我們台灣這麼好，為什麼只能讓他們代表民意呢？」

「我覺得志工們也很辛苦，行天宮、捷運站附近都常常看到，大家明明可以好好過自己的日子，卻非常願意把時間拿來這裡貢獻，我是非常感動的。」

她也認為，近年許多觀察都指紅色勢力越發滲透台灣，儘管自己對執政黨的策略並不是全盤接受，但是卻遲遲沒有一個好的在野黨能夠讓台灣的民主在競爭中增強。

「這次罷免，不只是『我討厭這個人』而已，而是，這幾年很多人提到紅色勢力進來（台灣）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。可是，國民黨也不是以前的國民黨了，死亡連署也不道歉。我會覺得說，全台灣只有你們搞成這樣，結果還說成司法迫害？」

「我們當然也希望有健全的在野黨。可是我擔心這會是個很失衡的狀態，只要是有常識的國民，都應該知道，現在我們面對價值上的選擇。如果很多人繼續看不清這種（中共滲透）意識形態，那就是走上香港溫水煮青蛙的後路，到時候就算一千兩百萬人上街，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了。」她補充道。

## 新北市，板橋某咖啡廳，罷團聯合開票現場



2025 7 26

下午3點起，挺罷的支持者陸續步入位於新北市板橋的一處咖啡廳，參與新北五罷團聯合舉行的開票轉播。現場有青年獨自前來，也有父母抱著孩子現身。罷團志工穿梭於來回穿梭其間，持續引導眾人入座。接近4點，小小的咖啡廳已坐滿數十名來自不同選區的觀眾，沒有鼓譟、沒有喧嘩，只有音響持續傳出台灣樂團董事長樂團《眾神護台灣》的樂音。

4點投票時間一結束，大銀幕準時投影出國民黨新北市立委洪孟楷、葉元之、張智倫、林德福、廖先翔五名立委的得票統計；主持人提醒，畫面上以各監票所回報票數為基準。

過了五分鐘，只見零星的票數陸續開出，同意票與不同意票仍有拉扯，廖先翔的同意票數更一度微幅領先。台下民眾看著銀幕上票數緩慢跳動，同時不斷來回確認手機各大新聞畫面，然而小螢幕上不同意的票數持續跳動，已與同意拉開差距。

4點30分左右，回報至開票現場的不同意票數，逐漸領先同意票數。位於門口處的座位，開始出現零星的空缺。

門口處，三十多歲的黃小姐與伴侶正默默轉身，準備前往其他開票現場。兩人自太陽花運動後開始關心政治，雖非選區居民，秉著對國會亂象的擔憂，這一年來也多次參與聚會，聲援罷團行動。

他們原先抱著替罷團加油打氣的心情，來到現場卻發現氣氛相對嚴肅，大罷免大成功的旗幟只能藏在懷中。「有點意外目前的結果，但相信同意的票數只是藏在最底下！」離開前，他們仍不忘與周遭的夥伴互相鼓勵。

同樣手持罷免旗幟，從其他選區前來支援的，還有26歲的黃先生。身為板橋子民，黃先生與選區只隔著一條街，雖然無法投票，但他自認無法置身事外。「雖然一開始不完全認同大罷免的行動，但可以理解為什麼得做出這樣的選擇。」他表示，看著憲法法庭遭到沒收，他能理解現況不容許解散國會，選擇將焦慮轉化為和不同意見的人溝通的力量。雖然情況不甚樂觀，他仍持續鼓勵著周遭「明天會更好」。

然而，一旁不願具名的志工則對記者坦言自己無法過於樂觀。

這一年來，這名志工持續參與罷團的陸戰行動，過程中觀察到，行動中「抵抗中國」的國族論述雖然大方向上正確，但細部論述後期較難打破同溫層，與更中間的選民對話，是較為可惜之處。但他也表示，「無論如何，這次的選舉都反映了選民的想法。」他認為，後續的策略調整，將會是接下來選戰的關鍵。

開票後一小時，各區情勢大致底定，原先選情最為拉鋸的葉元之，同意票數也逐漸落後。現場氣氛持續低迷，開始出現些微的啜泣聲。

「為什麼要讓黨意凌駕於民意之上？」看著選情逐漸不利，劉小姐忍不住激動落淚。66歲的劉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婦，先生與兩名女兒長期待在國外，只有她一個人在台灣生活。儘管在選舉前幾天不小心扭傷了腳，無法參與選前集會，今天她仍然堅持一跛一跛前去投票，再來到開票現場，就是為了守護自己從小生長的國家。

劉小姐說，許多修惡的法案與她的生活或許沒有直接相關，影響的卻是年輕人的未來，令她十分心疼。「憲法法庭也被沒收了，如果連罷免都無法成功，我們到底還能怎麼辦呢？」呼吸逐漸平復，她捏緊面紙的手仍微微顫抖。

時間來到六點，現場仍有二、三十名民眾留在現場。葉元之罷免團隊發言人莫莉Molly與領銜人史書華來到台前接受聯訪，也正式宣告此次罷免案不通過。Molly表示，這次選舉，是台灣人透過民主的過程展現公民力量，也再次反映小蝦米要對抗大黨，是十分困難的任務。

儘管結果不如預期，Molly仍強調，此次同意罷免葉元之的票數已達到四分之一的門檻，雖然最後沒有超過不同意票，但這些數字絕對是有意義的，也希望國民黨能看到民意的呈現。她也鼓勵所有公民團體：「難過不要難過太久，因為我們還是要持續關心台灣這一塊土地，不能因為這樣子的結果大家就算了。」面對8月23日的第二波罷免投票，她希望支持者不要就此放棄，「我們傷心今天就好，還有第二場戰役在後面等著我們。」

領銜人史書華也提及對所有志工團隊的感謝，他說：「台灣人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時間，在一次次公民運動中，去推動這個社會慢慢進行。」他請所有人不要氣餒，「難過一天就好，我們還是勇敢的台灣人。」

史書華不忘恭喜國民黨的委員通過這次的考驗，但他也強調，希望委員能謹記此次罷免活動，「這麼多人站出來，投下希望他們可以被罷免掉的這些票，都是在告訴他們過去一年來做的這些事，是需要被檢討的關心。」

在現場民眾的掌聲中，史書華深深一鞠躬，仍不忘拜託所有民眾：「不要對民主感到失望，也不要對台灣感到失望。選舉結果完我們還是台灣人，還是用我們的方式去愛這片土地，去推動我們台灣的民主。」

兩位主事者先行離場，團隊的志工仍留在原地。19歲的海豹是葉元之罷免團隊中最年輕的成員，板橋出生、成長的他儘管還沒有投票權，這一年來卻已跟著團隊的前輩們參與無數場陸上戰役。目前

仍是學生的海豹分享，自己最初只是看不慣葉元之的作為而投入行動，對現況的看法則是在不停的討論中逐漸形塑。

海豹坦言，這次的結果讓他感受到Thread上同溫層的厚度，也開始思考該如何在平台上和不同世代的人溝通。第一次的公民參與，面對不盡理想的結果當然會難過，但他仍充滿感激地表示，更多的心情是感謝所有一路上為自己加油打氣的民眾。「就像剛剛領銜人說的，今天就好好吃飯、好好睡覺，之後再繼續加油。」

咖啡館外天色已暗，步出門外的志工們慢慢收拾好眼淚與行李，互相約定好好吃飯、好好休息，繼續相信會有更好的明天。

| 2025 7 26

## 台中，大墩國小，廖偉翔投開票現場

下午4點7分，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國小的教室沒有學生，一年一班現在是國民黨立委廖偉翔罷免案第0198開票所。黑板前，選務人員將票匳的封條撕下，抽出第一張選票，唱票，不同意一票。

八位民眾在現場監票，一名頭戴灰色素帽的女子坐在最前排，眼神專注，將手機鏡頭對準前方；她左手邊是一位身材挺拔的中年男人，頭上頂著寫有「黃埔」和「陸軍官校」的鴨舌帽。大墩國小內共有五間開票所，一些民眾在這些開票所之間來回走動，注意總體情形。大部分人則靜靜坐在位置上，直視選務人員的亮票、唱票、計票。整座學校的監票民眾不超過五十人。

唱票的節奏很穩定。二十分鐘後，不同意已穩定領先同意票數。

今天，網路上延燒著台中市選務混亂的消息，如「印泥過濕」、「投票所被牽制偏僻地點」、「里長在投票所外徘徊監看選民動態」，或選民反映在投票單已印有「不同意罷免」等情形。台中市政府針對某些個別事件表示查無此事；大墩國小內則十分平靜，開出的無效票也極少。

其中一間開票所突然爆出爭吵聲。有民眾認為，某張沾上明顯指印的不同意票應為無效票。選務人員一邊提高音量回應，一邊拿出工作手冊核對確認，最後確認為無效票。

在這些原本為教室的暫時開票所內，有父母帶孩子來運動、順便看看開票現場。小朋友對眼前的景象感到很稀奇。也有穿便服的小學生經過走廊，看到認識的老師在擔任選務人員，興奮地跳起來揮手。隨著時間流逝，大人們的眼神越來越黯淡，另一些大人的眼神則越來越放鬆。

5點出頭，大墩國小內所有開票所開票完畢，開始統計票數。僅有一間開票所的同意票數大於不同意票，其中一間落後十張，其餘都落後一百多張。

頭戴黃埔鴨舌帽的詹先生今年62歲，是陸軍官校畢業、上尉連長退伍。他原本認為，選務人員可能會出現作弊情形，但沒想到剛剛的整個流程都滿公正的。

他並不同意罷免廖偉翔。雖然已經關注這次的大罷免潮幾個月時間，卻對這次的選情沒什麼特別預期，因為就他觀察，投票前的民調似乎頗有拉鋸。他的聲音沉穩，「我希望之後到此為止就好，好好地為國家、人民著想，不要再有這種政治上的對立或算計。」

只剩下最後一間開票所正在將統計好的票數封入牛皮紙袋裡。四十出頭歲的小恩雙眼濕潤，拿出手機畫面給同行的朋友看，上面顯示全台的罷免案如今全數落後。

監票的民眾已幾乎散去。小恩直到所有的選票被穩妥地裝入紙袋後，才願意離開教室。

「怎麼這麼多人想要成為中國人呢？」她原本預期同意票數會一路領先，但沒想到開票的結果落差這麼大，「可能我的同溫層太厚了。」她說，自己過去幾個月雖不算正式的罷團志工，但也盡了許多心力，買了很多罷免小物分送給朋友，或在社群媒體上寫下許多倡議與喊話。

「他們（反罷方）的仇恨動機滿強的。」小恩分享她認為的成敗原因，「志工在路上其實一直都在被罵，所以讓我覺得這種仇恨動機可能會逼他們出來投票。」另外她也擔心，經過這次大罷免失敗，國民黨很可能會對民進黨立委發動報復，加強執行不利於執政黨的法案或議程。

「他們絕對不會善罷甘休。」小恩說。

「沒關係，就這樣吧。」她的朋友在一旁說。

小恩要趕車，和朋友說了再見。

好奇小恩的朋友有沒有什麼特別想法？但她說自己現在不想講話。

5點30分，監票的民眾已全數離開。剩下選務人員安靜地收拾東西，將教室回復成下週一可以上課的模樣。還有詹先生，他的背影在走廊移動，拿起手機，將教室外的投開票報告表都拍下來。他白色上衣的背後寫「誠愛熱 裝甲雄風」，印有一輛伸長砲管的戰車。

5點40分，廖偉翔自行宣布罷免案不通過。

學校全然地安靜了。籃球場上出現球彈跳的聲音。

有位小學生俐落地做了一個上籃動作。

## 花蓮，微光花蓮總部，罷免傅崐萁開票現場

距離截止投票剩下半小時，先前曾在臉書發文表示，若罷傳案未通過將不再營業的肉桂捲店Sabi Sabi，老闆忙著招待在場客人。身為發起罷傳行動的公民團體「微光花蓮」志工，她說待會結束營業後，會馬上趕往開票現場。

街道上，多數是「不同意罷免」的橫幅，幾乎不見「同意罷免」的宣傳。開票二十分鐘後，鄰近「微光花蓮」總部附近的吉安鄉立圖書館和吉安鄉公所長壽俱樂部投票所，不同意罷免票數微幅領先同意票數。

「微光花蓮」現場，人群奚落、安靜無聲。戴著黑色口罩的48歲陳大哥，坐在棚子後方的機車上，緊盯手機銀幕上的數字差距不斷拉大。

早上陳大哥和過去支持國民黨的母親，一同投下同意罷免票。長期與自己持對立意見的母親有感於國會亂象，這次與陳大哥立場一致；遠在美國、菲律賓等地工作的友人也紛紛返台，只為支持這次由公民團體發起的罷免。

昨晚從台北下班後回到花蓮，陳大哥被「微光花蓮」的長長人龍擋下。回家的路線剛好與遊行重疊，陳大哥跟著同意罷免的人潮在市區走了一小段路。當時他有信心，花蓮將有天翻地覆的改變。

開票現場氣氛持續低迷，母親捎來電話問候，陳大哥也打算回家了。「每次總統大選，我一定回來投票，就是為了抵銷我媽的票。沒想到這次她會投同意，我真的以為很有希望。」

陳大哥沒有特別喜歡民進黨，但卻堅定討厭國民黨。太陽花運動是他最關心公共議題的時候，爾後歷經相對安穩的社會運動沉潛期，陳大哥再次緊跟議題，是2024年5月，因國會擴權爭議而引發的「青鳥」集結。

一兩個星期前，陳大哥與朋友們聊到，萬一「罷傳」失敗，接下來該如何行動？「我們從青鳥行動一路到現在，一連串上街頭、做宣講，很顯然是沒有用的。」陳大哥不覺得接下來還能有如此強大的動員能量。他與身邊在國外接觸軍事相關領域的朋友們討論著，應該是真的要備戰了。

會將這次的罷免結果與戰爭相連，陳大哥說，是因為以傅崐萁為首的國民黨黨團所推行的諸多法案，並未真正顧及台灣的利益。「如果這是民意的結果，很顯然會讓中共認為台灣的抵抗的意願和能力沒有他們預期的高。」陳大哥認為，中共接下來一定會採取更進一步的侵犯。「我們的海底纜線都已經被切斷了！」原先平靜的他在談論中國的威脅時，好幾次情緒波動。

不同意票與同意票數漸漸拉大，「微光花蓮」開票現場人潮來來去去。部分支持者待不到一個小時，便默默離去。

沒有歡呼、淚水還未奪框而出，不同意票數遙遙領先，在場民眾仍緊盯不斷跳動的數字。近五成的投票率中，同意票數來到3萬，不同意票數則突破4萬。

傍晚五點左右，26歲的BLANKA從中華國小投票所抵達「微光花蓮」開票現場。

前來的路上，她剛哭過一場。在台北工作的BLANKA過去幾週曾參與罷團發起的聲援活動。原先她對罷免結果持樂觀態度，卻發現是身邊朋友們形成了太厚的同溫層。

新任國會上任以來，BLANKA一直關注立法院的動態。「我也算藝文工作者，我覺得藝文預算被大幅刪減、各種民生預算也被大幅砍刪非常不合理。」BLANKA補充：「傅崐萁做為國民黨總召，他的一言一行都牽動其他委員的投票意向。」BLANKA認為，花蓮被傅崐萁和妻子徐榛蔚把持太久，她都感受到不同意的聲音被長期打壓：「所以很感謝這些罷團志工們願意發起行動，讓大家得以連署、有機會投下罷傅同意票。」

晚間六點左右，不同意票數來到6萬5千張，傅崐萁召開記者會，宣布罷免案不通過。

罷傅連署領銜人李美玲向現場的支持者鞠躬道謝。儘管對罷傅案未能通過感到遺憾，但李美玲認為，這場行動和訴求，已讓改變的聲音傳遞到花蓮各個角落：「從連署到投票、從冷漠到響應，一群沒有資源的公民，用雙手交出了三萬多份罷免連署書，這是屬於花蓮的覺醒。」現場支持者喊著「花蓮加油」、「台灣加油」，李美玲則表示，團隊會繼續在地方生根、監督公共政策與地方建設。

散場前，BLANKA說她同意李美玲所提，希望傅崐萁能和投下同意罷免的4萬8千多名選民，進一步交流、對話。「接下來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再多做一點，監督立法院的動向。」

在BLANKA眼中，無論是社會運動議題的推動，台灣社會或許還沒能在各個層面，進行完整的討論與對話。出身深藍家庭，先前與家人因立場相左而爭吵的經驗，也讓BLANKA看見部分花蓮人的困境，是年輕一輩沒有辦法跟上一輩有好的溝通，一直流於黨派對決。這次，她也未與家人提到自己返鄉同票一事。

最後BLANKA補充，她並不認為此次罷免是反對陣營所說的「惡罷」，也並非由民進黨操控、把持：「這場行動的集體性在於，每一個個體集結，大家一起提高聲量和關注度更高。」儘管BLANKA還沒有明確的行動方向，但她希望「藍綠惡鬥」能逐漸從台灣消失。

晚間七點，傅崐萁在罷免答辯書中納入政績的「夏戀嘉年華」現場，粉色與藍色的燈光打亮滿溢人潮，人們聽著音樂與歌聲，沉浸在週六夜晚。而肉桂捲店SabiSabi的臉書宣布：明天將是營業最後一個營業日。但老闆表示，她的戶籍會留在花蓮：「投到花蓮天光的那一天，我們不要放棄。」

| 2025 7 26

## 日本，東京某餐廳，在日台人直播開票現場

7月26日晚上是一年一度的東京隅田川煙火大會，開往東邊的電車路線自傍晚開始變得擁擠，相較於城市東側的夏季慶典氣氛，四、五十名台灣人則選擇留在西區的一間餐廳，一同觀看台灣罷免投票的開票結果。

舉辦這場開票聚會的，是這次罷免行動中積極蒐集連署書的「罷卡ゴミ井（音同笨蛋國民黨，下稱罷卡）」。今年2月中才成立的罷卡，在全日本設立20個收件點，協助在日本求學、讀書而無法返鄉的台灣人填寫連署書，最後蒐集超過1200份連署書寄回台灣。為了延續罷免話題熱度，連署結束後也繼續舉辦講座和紀錄片放映活動。志工Kenichi來日本18年，今年是第一次和一群台灣人包下一間餐廳看台灣選舉開票，「有些人要回去投票，沒有票投的人，就決定在日本一起看直播，到時候不管結果如何，至少都不會一個人傷心。」

距離台灣開票時間還有一小時，餐廳裡原本用餐的日本人漸漸離開，餐桌上的對話聲被中文取代。早早入座的Allen，雖然是新北第12選區的選民，卻因為工作無法回台投票，於是參加開票派對。他三年前從美國搬到日本，從事天文物理相關的研究，過往碰到選舉雖然都會返台投票，但因為這次有連署書蒐集等過程，覺得比往年更有參與感。

投票結束，開始開票，國民黨立委廖先翔的不同意罷免票數持續領先，問Allen會不會因沒回去投票感到愧疚？「好像也不差我這一票了，」他苦笑。

Allen研究所赴美唸書，出國前沒有特別關注政治，直到海外生活頻繁與不同國家的人接觸碰撞，「台灣的身分和意識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，」太陽花學運時也曾與其他台灣留學生在校園裡舉布條，抗議台灣立法院不公。他在美國住了八年，觀察美國的政治僵局經常透過大法官釋憲處理，然而去年藍白聯手修改《憲法訴訟法》提高大法官決議門檻，又陸續否決大法官人選，對他來說形同癱瘓最高法院，因此支持罷免行動。

34歲的H，同樣因《憲訴法》修法開始關注罷免。她出身深藍家庭，因太陽花運動開始關注中國對台灣的影響，去年來日本的台灣公司上班，平日仍透過Threads關注台灣政治。對她來說，去年國會職權修法明明被憲法法庭裁定違憲，藍白卻修改大法官同意門檻，是故意不讓這項制度繼續運作，「人民沒辦法制衡，讓我覺得很無力，所以想要透過罷免改變立委席次。」許多網友曾質疑海外台灣人既然不住在台灣、為何要參與罷免，H則說，自己不一定會一直留在日本生活，家人也還在台灣，「我希望台灣可以走向更好的方向。」

東京時間入夜，各區立委的不同意罷免票數穩定超前，原本膠著的國民黨立委葉元之，同意票數也開始落後。再來，花蓮罷團「微光花蓮」領銜人李美玲出面宣布立委傅崐萁罷免失敗，原本吵鬧的餐廳逐漸變得安靜，彷彿試圖消化來自螢幕另一端的現實。

志工Kenichi為了化解現場逐漸低靡的氣氛，拿起麥克風試圖安慰大家：「罷免這段期間，每個志工每個月都投入超過100小時，等於同時在做兩份工作，大家都不是超人，很難一直以這樣的強度繼續下去……今晚我們一定不會苛責任何人，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沉澱，大家可以傷心，但是做台灣人本來就不容易。」

| 2025 7 26

/

台灣時間六點後，許多立委自行宣布罷免失敗，餐廳裡仍有不少人不願散去，許多人語氣開始變得激動。人群之中，Kenichi反而顯得平靜，他說自己從太陽花運動開始參與過社會運動，也曾投入罷韓行動，理解政治難以預料，罷免「全滅」的結果，反而讓他反思多數台灣人為何如此選擇，「我覺得不用特別去區分他們或我們，台灣就是一個共同體，任何決定都是我們大家一起承受。」

在Kenichi的介紹下，我們認識在場唯一一位中國人CC。今年27歲的CC，去年來東京學日文，他自述之所以離開家鄉，除了是因從小個性特別在意不公不義，更是在中國目睹種種不合理卻無從發聲。從2019年香港國安法修法，到2020年疫情，他因住處附近里有人病倒、就被隔離15天，每天只能透過窗戶領取食物和補給品，「那像畜牲，不像是人。」2022年江蘇鐵鏈女事件爆發，許多人前往現場拍攝，卻直接被帶走；又白紙運動自南京蔓延至21省，卻在政府強力言論控制下快速消失，種種事件，讓CC十分感慨：「大家沒有一個很強的集體意願說要達成什麼樣的事情。」

他開始翻牆，從YouTube上的新聞頻道認識台灣，中天、三立、民視都看，2024年1月台灣總統大選，他透過螢幕觀看選前各家政治人物的造勢晚會，「我心情特別激動……原來有個地方可以這麼大聲喊自己的政治訴求。」今年6月東京舉辦「東京驕傲節」（Tokyo Pride），CC生平第一次上街搖旗，和路邊群眾擊掌，他形容是自己的政治初體驗，「我活了26年，從來沒有體驗這樣的感受……這可能才是一個人要過的生活。」

CC今晚特地報名這次開票派對，除了是第一時間掌握罷免結果，更是想了解台灣的公民團體如何運作。「這次的罷免，與其說是民進黨操控，更多是公民團體，也就是政治素人在運作，我想看他們是怎麼推進的……我覺得中國不好，但也想知道如何才能變好，中國現在很缺乏社會跟民主經驗，所以白紙運動才會很快就散了，我想知道像罷卡這樣的團體如何組織，怎麼透過空戰、陸戰動員更多的人。」

相較於餐廳裡台灣人的憤怒和失落，CC或許是少數正面看待這場罷免投票的人。「對我來說，一個好的民主社會，不是只有選票，而是有多少人願意主動參與。雖然現在票數不是特別樂觀，但這樣

的參與度，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。」